

旅游日记

# 雁门关上横石路

■赵韩德 文

雁门关外的路难行。雁门关里的路也难走。

关外(又称塞外),西汉李陵曾形容道:“韦鞬毳幘,以御风雨。”“胡笳互动,牧马悲鸣,吟啸成群,边声四起。”

旅游至雁门关,见充塞天地之间的,是浑厚绵延无穷无尽的大山。关隘险峻,“无风云出塞,不夜月临关。”踏入关内,走进城门,使我心震荡起伏的,是脚下巨型花岗岩条石铺成的关路。这些长数米,宽半米,厚达四五十厘米的块块条石,坑坑洼洼,形成大小不等的下凹,且边缘圆润,显然是漫漫岁月中在极沉重的负荷下磨损而成。光线斜斜地投进幽深的城门洞,大小小或散布或连绵的凹坑,成斑斑驳驳的深色暗影,如一圈圈历史的涟漪。

磨压出这些凹坑的,是沉重的军

车、辎重、弹药、兵器、马匹、粮草、士兵的靴子、将军的马蹄,从李牧、卫青、霍去病、刘琨、薛仁贵到杨家将、徐达……,以及到此视察的帝王们的銮驾,从周穆王姬满到赵武灵王、汉高祖……直至清光绪。当然,这里也出发过“和亲”的车队。

昭君出塞,王昭君是从雁门关出的塞,这里留下了她离汉的最后一步。关内现还有“公主洞”,昭君曾在此窑洞内暂歇。

姜夔词:“昭君不惯胡沙远,但暗忆、江南江北。想佩环、月夜归来,化作此花幽独。”序曰:“辛亥之冬,余载雪诣石湖。止既月,授简索句,且征新声,作此两曲,石湖把玩不已……乃名之曰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。”原来南宋时,在吴兴,杭嘉湖平原的一所雅致宅邸里,雪后两位文人填词谱曲,击节欣赏。但我想姜诗人肯定没有来过雁门关。如果他在城内巨石横铺的古道上走一遭,怎肯信笔把昭君

比作一支轻盈的梅花。

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:“……呼韩邪临辞大会,帝召五女以示之,昭君丰容靓饰,光明汉宫,顾景斐回,竦动左右。帝见大惊,意欲留之,然难于失信,遂与匈奴。”

据资料,当年昭君出塞,带领的是一支非常庞大的车队。汉元帝赏赐锦帛二万八千匹,絮一万六千斤及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,送出长安十余里。王昭君在车队的簇拥下,别长安、出潼关、渡黄河、过雁门。

昭君出塞时,不到20岁。一个小姑娘,16岁被征召入宫,远离家乡父母,千山万水的从三峡边的秭归到长安。在宫中遭冷落,3年后又随着硬木车轮颠簸着滚过雁门关,她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嫁给呼韩邪单于三年后,单于逝世。王昭君给当时的汉成帝上书,要求返回汉朝,被汉成帝拒绝。

凭小女子个人的力量,不可能横越胡天大漠,王昭君再也不可能车队的簇拥下回故里了。她只能夜夜对故乡魂牵梦绕。——照此细想,姜夔的词倒是另有一番苦心:只能梦魂归来,“化作此花幽独”。



细嗅花香 ■阿花

诗抒胸臆

## 客居婺城

■冯如

访朋久客婺城西,  
 驰野云随压绿低。  
 挹水如飴长枕漱,  
 抱山参道任盘栖。  
 病容焕发芙蓉色,  
 新旦清开富贵啼。  
 高卧忘归三十日,  
 烟霞看足满双溪。

## 敲门声

■张萌

安静下来后  
 这才听到  
 不知何时起风了  
 贴着海面卷过来的风  
 咚咚地敲响了  
 楼下的木门  
 一副想拼命挤进来的样子

突然想起有一年冬天  
 半夜时,父亲从外地回来  
 站在楼下轻声敲门  
 朦胧中,听见母亲下楼  
 开门的声音  
 那遥远而清晰的敲门声  
 一直响在心底

咚咚咚,咚咚咚  
 风还在使劲拍打着  
 这一刻,我真想下楼去  
 打开门,把它  
 迎进来

## 致友人:迎春曲

■王养浩

卜算子

寒雨落天宇,朔风凉无语。  
 窗前湖面不见鱼,举目尽叹吁。  
 曲径寻梅去,梅妻不理喻。漫天  
 飞雪若相遇,红梅笑赠予。(宋朝  
 诗人林逋自称“梅妻鹤子”)

卜算子

遥望金陵白,昨夜大雪来。  
 玄武湖畔梨花开,顽童欲上摘。  
 春潮听澎湃,数九严冬外。金犬  
 笑迎举杯盏,梦里羞醉怀。

生活故事

# 慢说变化

■徐崇伟 文

人生如白驹过隙,瞬间从少年变成老者。回首过往,从被抚养变为抚养,又变成赡养,最后变到被赡养。再戏说退休后的变化,从上班变为上网、开会变成聚会,最后同事变到同学。

步入花甲之年,参加同学聚会多了。同发小回忆往昔,与同窗唠唠家常,确实是很开心、很快乐、很放松的事。40多年前,我们同住一个新村,同坐一个课堂,一声乳名,成了沟通密码,记忆闸门,迅速开启:一句变化,拨到心灵深处,虎符对合,喜笑颜开。

前夕日子,参加了“迎新年老同学聚会”活动。33位同窗中有出国30多年,从悉尼专程飞回来的Lisa;有正在北京工作,当天坐高铁赶来的班长,热度可见一斑。活动假座市郊的“农家乐”举行,按照议程、相认叙旧,挂上班旗、留下合影,过程简约紧凑,笑声不绝于耳。Lisa是有备而来的,她饱含深情地给每位同学送上从澳洲带来的红酒,把气氛带到了未饮先醉的高潮。

Lisa 曾经是学校舞蹈队的成员,改革开放后出的国,长期在西方生活。在我的想象中,她现在的做派,应该是时尚和前卫的。但是,见面后出乎意料,她穿戴随和、言行低

调、表情自如、笑容可亲。活动的第二天早餐,我和Lisa同坐一张圆桌,发现她对粥情有独钟,喝得非常投入。盘子里堆满了热气腾腾的小笼包,有一只已经掉在了桌上,大家小心地往盘子里夹包子吃,转了几圈没见Lisa夹包子,好像是没有胃口。早餐快要结束时,Lisa趁大家的目光看手机,轻轻起身绕过盘子,把那只孤单在外的包子捡起,看了看悄悄地吃了。这一幕让我非常感动,觉得Lisa的味蕾不仅留有几时的记忆,习惯传统也保存得很好。其实在家里,我也是像Lisa一样,会把掉在桌上的食物捡起来,心痛劳动果实,不浪费宝贵的粮食。可是,在外面却没有Lisa这样的勇气。

聚会结束后,我们陪同Lisa去拜见老师。师生相见聊的最多的话题还是变化,我们爱听Lisa幽默的自嘲,她说:30年前,觉得上海一直一个样子,到了悉尼,那里灯火通明,进超市买东西,自己就是乡下人。定居后感觉又变了,这30年,悉尼一直一个样子,上海变化得看不懂了,买东西用支付宝,自己又变成乡下人了。送老师回家后,我帮Lisa查询返回住所的公交车,Lisa指着车站上的行车时间显示屏,感慨地说:太方便了,以后同学聚会我都要回来。

三天后,收到了Lisa发来的微信,她已经飞回悉尼。本想在这几天请我们吃个便饭,继续聊聊。但一直低烧有恶心的感觉,医生检查诊断是呼吸道感染,饭局只好留在以后了。回想起Lisa带着不适、冒着三九、行程万里、如约而至的情景,再次令我感动。

意犹未尽

# 感悟秋天

■王国荣 文

眼下正值冬季,秋季早早过去,有时静下心来,我的思绪还会沸腾起来。如果正如散文大家朱自清所说的那样:春天就像刚落地的娃娃,夏天像朝气蓬勃的青年……那么,按照逻辑推理得出:秋天就似一位淡泊名利的智者,一杯韵味无穷的清茶,一部厚重深邃的大书,需要我们细致地品味、感悟,领会其意味深长的丰富内涵。

秋天处处有着岁月的风染黄的颜色,有几分沧桑与成熟,有几分

落叶飘飘的凋零,有几分阅尽世事的淡定,有几分命运沉浮,世事难测,万事不由人,凡事顺应季节的定律安排……面对秋天这样一位智者,我们只有心生敬重,满怀庄重,沉静下来,品味生命历程中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的人生况味,那点点滴滴的痕迹,蕴含着天地间的哲理哲思,又似乎微不足道,不值得耿耿于怀。秋天以它博大深沉的深色覆盖了人生的浅色与肤浅。

秋天,蓝天那样高远、恬淡、明净,它将所有的阴云淡化,呈现出广阔朴素的空灵之境,秋霜中的点状脉络中散发出无欲无求的馨香。一缕清风,淡淡地吹过,从高空的天空到广袤的大地。岁月沉吟,一棵草,从荣到枯,书写着生命的历程。

岁月悠悠

# 失而复得的旅行袋

■厉济民 文

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间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开始。春节前后,每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全国各地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人潮涌动的情景,总会回想起四十四年前发生在返回大兴安岭途中的一件往事。

那是1974年春节前夕,我从大兴安岭塔河县医院(现改为塔河县人民医院)回上海探望父母亲朋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上海产的“的卡”(“的确良”卡其布料)服装非常时髦,在全国很流行。为此,我这次回沪探亲,还带了一个重要任务:受医院同事之托,帮忙代购十多件各种男女款式的“的卡”服装。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,我好不容易按要求完成了采购任务,并把购买的衣服装进了一个大号的旅行袋。

探亲假很快就到期了,我和上海另外六位男同事又踏上了返回的旅途。大兴安岭地处高寒林区,不产粮食,平时主要吃高粱米、玉米等食品,一个月每人只能供应一斤大米。所以返回大兴安岭时,每人往往要带上几斤大米及其他食品等。这次,我们六个人总共带了十八个装得满满的旅行袋,并在拎手上统一系了根红带子,以作识别的标色。

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,我们在齐齐哈尔车站下车,等候开往塔河的列车。站台上,站满了换乘的旅客,其中大部分是返回农场、林场的知识青年,身旁都放满了各种式样的旅行袋和行李。为争抢座位和行李架,我们七人作了分工:我和一位男同事及两位女同事先上车抢占座位和行李架,并负责从窗口交接行李;另外两位男同事在车下递送行李;还有一位女同事负责在站台看管行李。

列车终于来了,一场激烈的争抢座位和行李架“战斗”打响了:车刚停

下,我们四人拉着车门奋力挤上车,抢占了前两排座位。我赶紧又爬上行李架摆放行李,其他同事按照分工从窗口交接行李。经过大家齐心协力、紧张奋战,终于将旅行袋都摆放到行李架上。但在清点时,却发现少了一只旅行袋,大家各自开锁确认,想不到的竟是我装了十多件“的卡”服装的那只旅行袋!顿时我傻眼了,急得直冒冷汗,心想:如果这十多件“的卡”服装真的丢失了,一是无法向托买的同事交代;二是这十多件“的卡”服装不算亲朋好友捐助的当时购衣所需的布票外,光总价值就达200多元,够我当时好几个月工资啊!大家赶紧陪着我下车寻找,但一无所获;回到车厢,又在附近几节车厢查找,还是没找到。

列车启动了,我彻底绝望了。同科室的沈和平医生对我说:“你把钥匙交给我,我和小宋再一节一节车厢去找找看。”我把旅行袋的钥匙交给她,心想肯定是徒劳的了。

大约过了20多分钟,只见小沈和小宋拎着我的那只旅行袋老远就喊:“小厉!找到了!”同事们听到后,都禁不住欢呼起来,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。小沈说:“我和小宋挤到每节车厢仔细查看行李架,当找到第五节车厢中间时,突然发现行李架上有旅行袋与你讲的颜色、样式很相似,而且拎手上也系根红带子。我大声喊‘这个旅行袋是谁的?如果没人吱声,我要用钥匙打开这个旅行袋了,因为我们少了一只旅行袋。’叫了半天没人应答。我就把这只旅行袋拎下来,用你的钥匙把它打开,里面确实都是‘的卡’衣服,我们就拎回来了。”我拎着失而复得的旅行袋,连声说:“谢谢!谢谢!”

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,但每年塔河医院上海籍老同事聚会,我总以敬酒的方式对沈和平表示感激之情。